白華前稿

白華前稿卷第十四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壽序一

柴谿先生八十壽序

吾邑僻而𡉏自雍正丙午析置至今舉甲乙科者蓋尠其承家科目讀書植品蔚然滿人倫望者首數唐氏而柴谿先生又衆峯之丈人峯也唐氏自文恪公始顯族姓甚繁先生家故貧所居纔四椽不蔽風雨既成進士以鄰平令注選念母夫人春秋高乞改教授得鳳陽既又乞養歸再補池州又歸老十二年而爲先生八十覽

揆之辰人無不誦先生之神明不衰而子孫其逢吉也

當吾邑未析時介上海東偏百餘年間東偏之人以乙科舉者約五十有嬴甲科半之其士大夫之賢者他邑不能及然多在析縣前且利於他籍而本籍則否如先生太學題名碑稱華亭人亦其左驗迨省欽籍諸生而烟戶漸蕃歲攷計日起試童子科者不能四百人三家之邨絃誦日少貧者去而爲農賈富者又以讀書之未盡效而先生家無不學之人人有潔白之養初服既遂名其堂日誦芬終歲不及城府有司以鄉飲禮請爲大賓辭不進一門之中自廩膳附諸生至舉貢進士倘有其選

覊丱之童類能自振門人弟子著錄者累數百計剖篚爲輿采蘭爲膳以覲鄭公之鄉河汾之里或退焉不敢居而討吾郡中欲舉一似先生者而不得誠以詩書之澤倍難於弋上第蔭膴仕況門才日盛如所云取青紫如拾芥者將不一而足也昔陽城居太學以歸養責諸生史冊盛稱之先生以養母棄官里之人疑其非計今而知流澤之久遠固有其本若教士之法施於二州者不如取諸在家者之易見先生次君爲省欽之姑之夫妹又先生孫婦於李爲同年自惟家門之慶萬不敢擬德門而老成典型親炙最熟於誼不可不質言謹持此

爲侑觴焉

爲粵西朝士壽臨桂陳公七十序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年秋九月十有五日爲我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臨桂陳公覽揆之辰先兩月

上行秋塞外以公忠貞篤老　賜御書碩望延齡字及冠服寶玉藏佛有加仰爲公壽而鄉之人官京師者相與忭舞倡歎謂歐陽子所稱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者庶於斯信之而不推本其所由然則猶是尋常嘏祝之辭而於我公之所以申佑於天與獲䘏於

上者在無與焉爾矣公爲學官弟子員卽有志於經濟

值祲歲所司以穀貸於鄉公具劵爲鄉人貸穀仰有敢
願代償明年領解鄉試鄉人輒相約助畀公升龠無負
者既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復遷御史時高安朱文端
公枋政深器公公出守揚州　命帶御史銜一切
皆許陳奏蓋異數也公自出守至開府歷十有三年又
二十有三年而長尚書攝大學士事凡河渠錢幣食貨
選舉荒政軍需諸大政無不洞見利弊因時因地使民
日用而不知間乃非常致懼而明作有功銜批書議往
往見諸施行
天子倚畀甚深嘗授公以兩粵制府之節如往時溧陽

史公督兩江故事蓋公篤志儒術實有得於誠正治平之綱領其纂輯儒先語錄及在官法戒錄生言起行爲巳則公而祥爲人則公而當竊謂我　朝理學名臣其廻翔中外卓然有聞者自湯文正趙恭毅張淸恪三公而外甚難其人然湯公遭逢雖盛間招媢嫉恭毅淸恪二公不以侍從起家又皆不剛撰席公極數公之所隆而揔數公之所慨志同道同明良一德後之人考道學儒林之傳考宰相方鎭之表方將油然志滿以所遭若此之盛而謂某等不以先哲爲枳也歟夫偉人碩德之生朝野上下陰受其福而莫知而天之所以福其身與

上之錫厥福者亦申命而未已昔成周盛時政理滂洋君臣相悅天子既以燕宗慈惠矣而又播之雅歌以保眉壽故其詩一則曰令德不爽壽考不忘再則曰令德壽豈夫君之於臣富貴皆得而取之壽則不可知而為之徼福於天而因而徵信於德令

天子寵渥我公有湛於蕭斯之露而　天章下賁曼壽是期申錫無疆接三賚十吾知門生故吏及荆揚雍豫數州公所向治之人胥將聞風慕思川介眉壽在大雅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衆其人而異所生之地斯義甚古粵西為公所克生即我儕所有灑也故

書其學問政事之大端見公之所以致此者厥有原本而邦家之光於斯極盛云爾

曹封公七十偕壽序

方歲丁丑

上載巡吳越　親試江南奏賦諸生中選者凡七人悉授內閣中書而萊服曹子才最高歲最少稽濟先生暨太夫人又具慶六人者莫之逮也歲支既周偕壽七十先是辛巳歲曹子選庶吉士是冬以　國慶上封而令甲居京職六年得假數月歸覲丁亥四月省先生於家踰年奉太夫人遲朝請仲子驗因孝廉既侍先生

於家而板輿京邸年家子歲時啓問輒與誦太夫人恭
儉慈惠神明不衰卽家慶未艾也嘗著籍嘉定自武進
士某公游歷副將家小裕再傳至明經某公雇日落乃
自祁岡遷縣城三傳而至先生予嘗謁先生里門秋序
屆殘雜花滿院隱隱聞琴誦聲所居傍東郭門幾敝風
雨輒般遷坐嘅言北宅半已割他姓而一經皓首自年
二十許時爲諸生祭酒廩脯所入每節縮置秘書遇善
本卽手自校勘或親錄一通計不下數千百種說經鏗
鏗門外之屨恒滿受講畫者率脫穎以去錢學士曉徵
游先生門最久昨學士請急歸而太公覲履故無恙乃

補官北來人以嘉定兩翰林都起家制科才地不相下兩太公同里同學同被封雖同不利於有司而天之所以報之於其後者極一時盛事第傳之子而復傳之其徒則先生所獨也已先生貌古性剛遇人有小失輒面規之無後言戚里事未決者必質一言爲重其治門內不言而見諸躬行閒考古人養老而家而鄉而國凡燕射食饗之節秩然有文遺人司門之屬各致其職業於國老庶老加隆其者艾篤行者天子恭纁幣迎之若漢申公轅生竝徵詣公車當臨雍時修袒割饋酳之禮以先生之學行豈遽遜古人乃不沾祿而養於縣不居位

而得其位令妻偕老子孫逢吉而謂是人生易得之遇也歟省欽等既以六月下旬遥祝先生之生十一月下旬復親祝太夫人於京邸欣慕而不能已於言言不以文而以質則猶亟告於先生君子之義云爾

中江孟封君壽序

歲著雍困敦如月侍御孟君鷺洲奉　命典黔試上言臣父年七十有一母李七十有二祖母李九十有七黔蜀故接壤撤棘後乞假半月歸省　詔曰可都人士鵲喜燕賀既以謂膺世之榮或以開秩非獻壽之辰且奉使與歸省於古若未合省欽與君偕使黔又先後

出大司寇泰文恭公之門君之別駕兄又予弟同年謹
折衷諸禮而以言解其惑曰古者鄉有耆老州有司歲
舉爲賓僎輔之相贊之荷瑟者工授俎者弟子其豆三
四而五而六其杖家鄉而國而朝其齒五十至九十其
百歲則更有賜秩就見之典不称壽又不以誕辰而以
令時故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而近世士大夫非生日
不以壽其親亦闇於禮而不達於古巳小雅鹿鳴三詩
鄉飲酒歌之其樂南陔白華華黍南陔固戒養之詩而
四牡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乃君勞使臣而作其實古昔
盛時仕不出其國使不越二千里而逝惟夫上下之情

通公私之誼盡故得養而若恐其不得養迎其季而北山作焉蓋王澤之升降即一奉使可知而先王於養老之頃歌詩笙奏亦惟以行邁之有光潔白之有養期之一鄉之子弟子弟所以壽其父老者必至此爲極隆也月古之奉使出與返皆釋奠於禰則親在之使臣以時啓處禮特畧而不書而非謂奉使者之不可以歸見父母也太公承家清貴既失志於場屋乃從宦爲昭化校官又太宜人春秋高與其仲弟汝寧別駕並乞歸養乎居無私財至今未析箸所講者睦婣任卹之行所貽者詩書禮樂之澤而宜人克相五十年昭我形史自予與

海內賢士大夫遊其從宦而具慶且祖父母存者甚尠至出奉簡書入就子舍則雖萬鍾之養莫或過焉吾知君返命之時

至尊且有改容而褒歎者矣予故推太公之致此者非無其本而君之行爲合乎古也故樂得而序之

楊涵庵六十壽序

歲戊子餘姚楊紹裘自長沙走京師從予遊旣屢試京兆不遇乃以辛卯十一月寧其親越明年夏五寓書涵庵別駕慶六十矣古有爲壽之辭無生日之禮觀黎州徵君六十辭祝書其體蓋彷念菴而懇摯危苦不可以

竟讀則徵君衡所遭之異也然有云人子之壽其父母大約在六十以後最盛則五十是有子爲壽較異乎鄉黨戚友之可以辭而鄉黨戚友以爲壽之詞慰人子之意抑亦亡乎禮之爲禮也姚於浙東稱劇縣而俗較淳美其山川娟淨桑竹陰翳畝直金一鎰往予嘗過之而未知有涵庵洎來京師姚之人曰涵庵十一歲畢四子書念無以奉甘旨輒棄廢舉術嘗蹋雪出郭門凍且僵有行腳僧負入寺灌薑汁甦之賴天幸復其祖退翁故產又曰涵庵起家織嗇自奉至菲薄所居室裁十餘楹又曰涵庵有退翁風富而好德戚友告緩急者計其力

所能不少吝嗇乾隆十六七年二十一年歲大祲輒以資倡里人賑乏食者所全活累千計每歲冬設糜粥衣被以待寒餓者修宗祠別建小宗祠邑故有姚江書院經紀十餘年產日進人翕然無間言嘉以予歷徵所聞知涵庵之必將有後而涵庵自悼失學家事少暇即瀏覽通鑑綱目諸史教二子甚嚴皆有聲庠序命紹裘由楚而豫而燕佐湖南學幕肄門館以擴其見聞而激發其志氣此韓子所謂雖離父母而父母之心恒樂也抑王介甫有言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賢者道渺於此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

心亦喜由前之說則紹裘可以無歸由後之說則紹裘可以歸而凡所以擴其見聞激發其志氣者雖歸當猶之未歸以是壽涵庵足矣其何容於予言也然以予之熟聞涵庵而不以一言慰涵庵與夫紹裘兄弟之心予又何以爲心卽酒人共酒羅氏共鳩外饔共割烹之節今未及以行而眉壽偕老綵衣遶前租入所贏於物長有所濟回思承家中落之際幼學未幾奔走衣食吾知有怡顏以侑一觴者矣况紹裘兄弟之必不以諸生老囿可於涵庵信之耶其毋援鄉先生故事辭祝也

查觀察六十壽序

漢制縣管蠻夷曰道唐初分天下爲十道後十五道道不以名官也今之道於古爲監司其職鹽糧驛河庫河防分巡分守兵備不同其秩布政按察使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不同

天子崇實黜浮盡除去參政等名而槩名曰道惟鹽糧驛河庫河防有專職或兼分巡事至分巡分守兵備繫銜雖殊察屬則一其祿廩其處優盡其成於院司而令行於府州縣朝士郡大夫之美遷無過此者也四川分巡松茂兵備道佝叔查公居今官六年會　大兵三路討兩金川酋凡絶徼重岨猨鳥斷迹六月飛霰之地粟

有轉檄有馳軍裝有運皆責諸各道公之責不異矣而伐石通道撫籍降番屯鍊畜牧諸大政獨以公兼理自商販夫役卒伍諸小官吏無不須公慈節使制府副將軍無不倚公幹且敏

上褒勵數四倚毗日益深憶公始川徼將兩寄書及詩於予去年予抵成都屢得書及從軍樂府他著作亦間示一二木果木之變散佚過半存者尚四十卷蓋公承世惇裕所居隱書樓藏書甚富又承學稽古之士如吳郡丞廷華廣徵士鴻萬徵士光泰汪徵士沆皆嘗主其家議論上下倡和無虛日其書畫篆刻亦無無師之學

三試不得志於有司以例主事戶部時金酋郎卞不靖六部堂上官舉王事十人以吏蜀令七日卽行將行而捷書至命發廣西以府同知用假守四眞守一於慶遠建宋黃文節公祠於太平建考棚麗江書院修神龍祠雲山萬疊樓又嘗修興安渠作湘灕二水辨市乞養而太夫人棄世丁亥秋　簡守寧遠越二年擢川北道調松茂垩議於壬辰之秋不數月事白仍令管此三數年來軍事旁午或朝令而暮改或此行而彼尼公居不暖席臥不弛帶斧冰以爲糜斬荆以爲炊而指麾若定坐嘯未忘非所謂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者

與予觀大小雅美尹吉甫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之武功
尚矣至其美召穆公一則曰以時其裖一則曰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夫保土遴行儲胥良易即南海介淮北而
言非眞有避絕巢黨之區而後其事者且以作廟器勒
策命爲對揚之休以公所爲之難所衛之鉅所處非召
公之親臣世臣比而肅共之誼無恒效處他日訊醜第
功親揆鴻藻紀
聖天子撻伐之靈與夫師武臣力肇敏錫祉之烈即二
雅不足多矣公長君厚之大令令蜀十一年例且遷去
且漸例當引避而芻糧屢庶籌策互綵遷與避俱俟

後命公不試吏於金川垂定之先而監司於聲罪致討之會且父子來此以紓其靡室靡家之厄此固有天焉而非無意也今年六月公之同官以公六十覽揆之辰觴者厚暱予而能舉其槩也屬序之以稱一觴云爾

胡比部七十壽序

荆門胡比部曉亭守官時與余弟居對衡蕭直徹東公退瓢手一編泊如宴如無貴游徵逐之好人不知其曾尹劇縣也比君簡牧黔陬越歲移疾又越歲七月爲七十覽揆之辰而淑配夏宜人亦以是展設帨歌偕老會長君慎齋刺史落職居錦城又奉檄將赴軍營瀕行乞

余言爲壽余讀兩漢循吏傳未嘗不慨慕其人然古親民之吏秩重而任專爾時朝會之吏不要束於諸上官其選又甚精而有聞者前後止十一人今則府道察之院司總之有一不當輒不得舉卓異矣又或轉散官惟得曹司爲最

聖天子綏馭嘉師俾卓薦選他官者各以牧守敘用君一麾晚乘齒及縣事所設施多未竟帳試吏甘肅縣假縣五假收一眞令鞏昌之寧遠遠故將士戶籍寥落頻歲遇旱獗值大軍討亂吏凡裝餉輸輓累歲月不絕君拊循噢咻民不知病鄰邑如安定會寧隆德皆倚君

集事屬師儒蒞學校化行俗美先後十五歲曾未決殺一人由前之論能吏亦或優爲其後則古循吏傳所書有無多遜者憶戊子歲予主試過荊門州之人以君舉二千金贍族事爲君賢而更宜人以太宜人春秋高代君侍養里門未退官若爲宜人賢君於兄弟次五其六人皆名諸生次六弟與君同鄉舉前少宗伯抑齋仁和尹碣若與君皆同曾祖兄弟家門鼎盛用茁本根刺史君收劍有年師行勞午視君尹禦遠時不與銜　命賜環事在俄頃嘗論北山詩人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故其詞不無誹怨凡若三適懸師點村孔亟士有從

軍之樂人懷叱馭之恩其果賢且勞受賞皆在不次即父母之望其子之有以自效者尤切於望其致養而刺史君之所以慰君乃在是焉君子觀君臣父子間而嘆賢勞於盛世之不同於衰晚固如是也宜人今在刺史君舊治而君遠處里門蒙之山可以登惠之泉可以酌優優熙熙用錫難老惟余能舉其槩而不為徇且諛也

徐仁齋八十壽序

往予過慶升少尹於京師脩髯偉貌言動不屑屑介意固以心異其人頃按嘉州少尹權令樂山朝夕益與習事有涉學校者先期具舉又以其間措單餉折江漲獄

民訟其才甚優爲而其隱若𠰌然不自安則曰吾父今年八十矣吾兒以吾父存秋高不謁選吾試吏來蜀值卿命不敢請養願辱一言爲壽而隱德庶以有攄焉按徐之先自豫爲潁州衛千戶遂家潁州數傳至州司馬大西公本行敦厖嘗以七十初度焚所質券於庭鄉里有晉人之目翁爲司馬次子自少輒自振厲雅資舉明經撫猶子至成人於先世喪葬一出己力捐藥餌設棺櫬於路歲歉則爲粥食餓者其族黨貧不能自存者至舉債贍之厲天寺凡廢舉梳櫛所億無不出所居距正陽關三里關有廛有莊樓藪桐岡日往還督課以爲常

即鳩杖置不用鄉之人號錐刀起牙角者翁一言輒自
解去予問自少尹得之抑予鄉之典教於類如沈教授
湖陳教諭鏞唐訓導式南皆嘗語予如是也風義之衰
久矣貧者狃於伎求有餘者狃於驕吝若黠詭狡詐之
習尤不忍以言江北諸州郡其俗尚較淳其磅礴鬱積
之氣受之天與地者較固翁仍世清白裁給衣食非有
連阡結駟之富即擁貲亦當以自進而敦勉任卹毫期
不倦少尹善體親志銅章補佩而於物皆思有濟以予
茲之所見證向之所聞所謂身其康強子孫逢吉固可
於理必之即末俗舉賴以廣厲矣至清瀨風物之佳皆

翁所素有而峨眉綏山一桃得仙之說不稱於儒者不足爲翁須叟依據夫致壽之由與其福之未有艾而爲世舉說若此

白華前稿卷第十五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壽序二

陝封公壽序

當辛卯十月

王師討金川酋明年七月同年生閩縣陳和叔夔以吏部郎中籌餉來蜀旋觀察川東又明年二月省欽視學至成都又三年二月金川平呂比部元亮自徼外北路軍營來浦觀察霖自襄陽來同覈軍需銷算事四人者皆嘗以京僚居於宣武門坊之東西南又舉進士同年

又同年之吏蜀者十人相見皆甚懽愛聚而稱曰自罪酋既得至今五逾月賜雨時序百穀順成有徵可樂一或曰士人伏處咿喔幸太學碑有名宦轍萬里不以青雲紫陌閒平生兄弟歡可樂二或曰和軒宦京師九年未嘗將其孥宦蜀五年未得返治所去年冬尊甫梧岡先生暨吳夫人就養祇署而和軒明會城籌餉如故今暫返節慶省色笑甚適得十四年矣樂未有如和軒者或曰先生世有陰德爾三世皆獨子先生讀書嗜古篤行誼吳夫人克相之所生又夫子六人仕與學皆以優稱諸孫且十人長者已有聲庠序今年七月爲吳夫人

七十設帨之辰先生則七十有二是不可不以禮壽省欽於禮未達念會試之有同年猶鄉試也鄉試猶古鄉舉也古之鄉大夫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又因其聚會之時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齒尊賢而興敬讓之道席器既設酬獻具舉於是工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以南陔白華華黍笙奏又間歌合樂而賓禮以成鄭氏曰鹿鳴采其有旨酒以樂賓四牡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皇皇者華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至歌詩笙詩先後具奏

之義言禮者不詳竊意二者相表裏於國樂賓於家戒養國則不遑啓處家則各致潔白迨至將誠賢知黍稷暢遂而其理泰然無憾焉此先王之所以興賢而厲俗也和斯處嘗不潤凡所以為養無一不出於潔白方其靡鹽而戒馳驅靡及而勤洛度若公與私之不以兩全及兵甲既銷民氣和樂屢豐是兆先生甫來此而遂應之洵家國間之至樂已某等幸嘗聞鹿鳴之歌至人子潔白之養省歛嘗自號白華而所志終已不遂茲奉使校蜀事處其劬非如軍興旁午繫民生國計者之難故念肆三官始之義而為文以諗之他日先生居鄉為父

師、有說謀資介者、庶陳義而爲送詩云、

錢方伯壽序

海虞距吾鄉僅數舍、其山澤秀而衍、俗尚華而愿、一舟楫之利、夜涉者不崇朝而至、予弱冠時多從親串遊、張句留其地、人爲言檢亭錢公治江夏黃州、黃州詰盜救荒、毀孫悟空淫祀、治行累最、擢乃觀察浙中、移節嘉峪關外、會亭障新闢、諸降王侍子覲返不絕、

上以爲有撫馭才、擢視陝臬、入蜀綜西征軍餉不一月而晉今職、凡簡郵之稽速、兵器之利鈍、輸輓負載、役使之往返更代、下不病民、上不病國、即期令刻促之所在、

他人不能旦夕安者無不御之以整感之以誠歷六年不啻一日焉予後公一年至蜀見公修禮殿葺講堂甄刻書院人文以守斯時所條漸陽書院文俾予論次當公筮仕撫寧也撫寧百餘年未有舉鄉試者則自爲之師不數年而舉者接踵其去貴州校官師弟子買舟送數百里始返蓋學道愛人之政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古兵農禮樂之官其治不一其道與學無不一大宰掌邦六典卽後世宰相之職元置行中書省丞以總諸路之政若省試主文官皆聽其決擇明初改置布政使舉其職者惟是理財用大非有盤根錯節之試其學校

之失得又以爲非已所爲無與於行政之急務昔朱子讀地官司徒而歎成周時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田役祇爲一事以公所值之勢所布之治類大司徒之所掌而與尋常之司行省者安危勞逸難易相去萬萬經術吏治之純雜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而徵之所見者之覩得之所聞者之尤信也歲强圉作噩元月爲公七十覽揆之辰或曰七十且又三四或曰實六十有七

天子具知之故神明若此不衰倚用將日益重而其年要無所增隱其若有增隱者恐人之伺其實而稱壽觥

也此嗣君仁夫兄弟爲予言者也壽之文可以無作而銷兵勸農士氣振奮日昨歌鹿鳴之士其受甄拔者甚多則若此之壽之文於予不可以無作仁夫兄弟需次爲方面官其善承公之學而布諸治哉

福建巡撫德師六十壽序

師弟子之義受業者謂之弟子受業於弟子之門者謂之門人漢魏而下弟子亦謂之門生唐重進士科知舉者謂之座主其自稱曰門生桑國僑爲宰相謁其座主裴司東尚書裴以門生故不爲迎送歐陽公識其事以謂有禮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稱弟子是門生

固有附弟子者其在前明霍文敏主會試時爲文禁舉子私謁語過峭激君子未嘗避之即舉主不必以業相授受要其誼與舉將不殊使其業有授有受慶餘於家功第於國中外景爍榮施吾黨則當世恆不一二人故應舉者之慶得師與知舉者之慶得士義不同而情固相喻也座主福建巡撫大中丞前吏部侍郎德公仍世華重門望蔚起自太公以足疾不入仕庭訓嚴至年十入同從兄總憲公入詞館益自力於學僑居蕭寺中歲勉鞭厲非夜分不就枕既授館職主省闈視學校總內府佐尚書以黼黻河漢之手爛爲國華猶爲時雨當歲

癸未省欽等集試禮部幸出公門下其間兼有出公所取士之門者升樂賢之堂展清燕之圖舉賦詩紀其事公又奉　命教習庶吉士談藝之次示之以立身正己匡時濟物之要論證古今是非得失懇懇如經師無勸容公去而代之者為尹文端公然則上之所以屬公與公之所以為受知地者操之豈無本而楷之豈無其漸哉巡撫總攝百司與東任九重公面辭不獲凡至而治粉後去歲擢督漕運今歲三月履今任秦治如治粵時會五月望後為公六十生辰八月十又七日夫人亦躋六十門弟子相聚而稱以謂公德器

在朝廷道型在闔閭治功在嶺嶠教澤在太學在近畿在山左右微吾黨言他人亦能言之且依歸郡主函丈習業甫門生而進於弟子其前親其訓不容以贅惟是天南節鉞嶠素色笑遠亦六七年近亦二三年如省欽至十有一年旗鼓之山窗雲之曲遙跂之而遥聽之爰執弟子門生之義以諗於所親俾知以座主而兼經師人師若公者吾黨莘莘遇之而不徒以躋膴仕詠偕老爲相慶云爾

約軒同年六十壽序

藏密雅大淵獻

天子行慶開科滇南遠介萬里禮臣例以首夏請簡考官於是翰林院編修前護貴州巡撫事布政使約軒韋公奉　命莅其事僉曰先生博學工爲文嘗校鄉會試視學政獨未爲考官以人事君必有報稱又曰先生以學士出視滇臬移黔而開藩開府茲行也豈惟滇士幸西南之吏民舉相慶又曰先生歷十餘年鳳巢重坻若侍班或集試

天子遙望見輒呼其名考官枋文耳尚未足爲先生賀言已先生灑然起曰某今年六十矣憶十九爲博士弟子越二年舉拔萃科又十七年以恭賦授中書當及第

時四十又四矣不十年而承乏撫黔奉職無狀
天子寵其思歸玉堂職於文字在官言官愼切以顯外
剛我於是舉爵而稱曰生日之禮盛於今為壽則古有
之且今鄉試即古鄉大夫大比興賢能之禮也古大射
歌鹿鳴而鄉飲樂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
六詩合樂謂之鄉樂至命耦及射位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始之以風化之原終之以賢者衆多思仁如
騶虞之人以備官雖其詩為天子之射節而鄉飲亦得
奏之義蓋與大雅之歌壽考作人無以異也
聖天子至誠不息躋斯世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宇眞雖

邊裔不可觀人文於成化哉先生治黔時嘗以旬餘日調兵二千人逆發入蜀銅仁苗白旺保擄劫倡衆亟馳檄懸賞數日而罪人俱得諸苗安堵課有司課民種樹以預材用貴陽之學宮書院武侯祠陽明祠八蜡廟下至街衢郵亭堡庸不修舉講先生敷政優裕而教養所在尤濟以實心故視學山左半歲間鬢髮皓白然而容觀晬然學養造邃淵器識閎行與於大易移久咸述之理治如晏如祿與壽方來自茲而萬里興督征禮六十杖鄉之會則又太和至治之適然彼安老之幸予弟而聽鹿鳴者無庸及之諸有並來之額試以祠碧雞金馬者

倣之其規模之小大氣運之升降淳薄何如耶卽騶虞

可奏矣

陳封公壽序

古之時無無本之學學優則仕故其政亦無無本漢貢

瓊隨父在京師習知臺閣故事後爲名公卿唐貞觀諸

臣往往出文中子之學學與仕之效及其身而試之與

裕其後而試之光輝發越榮鏡家國譬之玉求於璞金

求於卝自世儒論之祇以謂子有譽必稱其親而不知

磅礴鬱積蓄而後發之理天將以爲教誨式穀者勸也

特蓄之有厚薄斯發之有大小故曠世而一遇其人

國家百餘年來賜及第第一進士多由翰詹致通顯契枚卜惟今會稽梁大司農鎮洋畢大中丞開府後皆奉使觀察俾習吏治開府機庭良有發軔而丞齋觀察以翰撰持節荊南觀二公之知遇更隆稟承更遠而娛樂亦更備今年秋某月太公當登七十王太夫人亦六十有九計來年設帨嵗公實開八秩於是荊南屬郡縣望風愉悅謀所以介壽者而乞予文予與觀察兄弟同館閣十餘年而今冬來觀楚學深念觀察之學與其政皆本之過庭之訓志乎古而即以合乎今自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兵刑食貨河渠數大政靡害不除靡利不舉公

襄事幕府劉千劉而暮百函有以觀其因革損益之故嘗少時事外祖匠門先生所與交皆當代名士切劘經史指歸道德根深源遠顧不得自試其用偕引鹿車以諸生坐老迨乙酉次君焱賦受 知擢中翰己丑觀察魁天下歷枋文事而公之學以顯戊戌秋觀察涖治行部肅如翕如勞農工修堤防興荒政通權務而公之學之政以顯荆距吳三千里而舟就養見而樂之遂返家江誦無以人衆致不節與桑克莊挑燈課幼較向之教觀察與中翰者無以異焉是人見爲發之大而公愈有以蓄之且高堂偕壽卽梁公畢公持節時所未得之

遭以福若彼以德若此此予爲觀察慶元不能不爲公慶者也　熙朝之盛事也可謂明倫之懿軌也可

徐封公壽序

今安徽學使上虞徐君立綱以京縣學博士弟子舉乙酉京兆試予於己丑春薦其闈卷儒中書學正榜亟勸令歸浙籍後六年成進士入翰林又五年擁傳視學以其室秦寶山先生暨母韓夫人聯舫南下時庚子仲冬月也既獻歲先生偕韓夫人涉洮湖渡錢塘還下管鄉與諸兄弟子姓釃酒埽拜敍作別後數十年事兩閱月始返官舍如苕之溪翠螺之峯且沿且登娛川雖老學

使書來鄂州輒爲述健在甚悉嗣又言今年八月爲先生七十生辰而韓夫人亦以次年冬壽如其秩乞予文侑觴益以彭公芝庭尚書邵君二雲編修前十年所作壽序見示夫以予之名位學問未彭公與邵君旣遠而先生年德高邵福祿日來予又烏能爲繼聲者且徐於越號直諫家山川純固之氣維持於久遠此邵君之言也謹身節用致愛敬於其親推之而友於兄弟又推之而信於朋友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此彭公之言也蓋先生少隨仲兄粤西任時天河尉龔君一見奇之爲置甥館旣乃人事多故牽連奔走殆鮮寧歲遂攜家入都

益無贏糧衍無贏襲而授經昌後所延譽皆大師道學

使官助教校京兆試

天子特以知其人詞館游登遂典楚試而安徽爲江南

分省人文蕃盛視學率用三二品官否亦須資格深者

學使以新進史官亞膺 任簡距舊鄉不二千里養志

之樂既無以加而伸叔四子舉自奮於功名之路諸孫

就課塾者多能受一經蒸蒸然日未有艾此非止山川

純固之氣與夫得人之歡心以事親者之所致矣抑予

聞古之師弟子祇以傳道受業爲言其以事舉將者事

座主自唐時始宋人於同知舉及詳定官並稱門生而

鄉試考官會試同考官在前明尤重然此由被舉者而言若予於學使幾所謂知而不能舉者乃殷勤相屬之誼每什伯於被舉之徒良以一日之知比於生平之業予淺陋雖不克當而厚於師友不必薄於君父古之人每以此觀人是異時所爲報稱與夫平日之順親悅親孝弟之義庠序之教舉之有其效推之有其本微先生與夫人之不言而見諸躬行者不能是也先生淵然粹然望而知爲有道予即人所不致謝者以論學使以槩先生之美之足以風世於是乎書

張封公壽序

歲元默攝提格元月，湖北鹺法觀察使張君以考績居最述職入都，省太公於定興里第。召對事蕆，歸次假半月爲壽。謀明年陬月既望爲公七十揆辰，哲孫刑部君謙吉官京師，雖距里不十舍，不得以假請。而觀察自豫移楚，數遣迎養，以水土不習不就，今順道假省，歡奉廡壽事，會告慶，君或廁之，自閭黨之親串、京國之貴游、封守之僚屬，傺風操，頌以公孳孳褎粹開入褎而神明不衰，康強逢吉，某等交觀察久，知其世德也，稔其爲邦家光也，信張氏望清河，其在定興，代通仕籍，自公少時，敦勉學行，無子弟之過，事堂上尤得其歡心，以愼持

已以誠遇物以義撫之施舍取與之間嘗仿陸賈故事
四分其財已自留一其二以授觀察兄弟而其一散之
族戚之賢而乏者觀察之孟參戎君舉進士直宿衛寄
關秦魯閩公旣受三品秩而觀察守保寧晉南汝光道
備兵安襄鄖道階晉公封如制又以制貤贈公之祖如
觀察今任官蓋顯觀之心如此其愉快爲善之報如此
其著明而觀察稱情遂禮許合乎心之所同然抑所遭
爲已幸矣古鄉飲酒有四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
王禮以賓禮其舉則以正月黨正蜡饗屬民以正齒位
其舉則以十二月戒賓介設折俎獻酢旣變工鼓瑟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鹿鳴采其講道修政四牡采其勤苦王事念父母懷歸之忠孝皇皇者華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而咨謀於賢知朱子釋之則以鹿鳴道達主人之誠四牡辭親而從王事皇皇者華爲使而賦政於外先王以三詩爲燕飲之樂歌故大學始教不外此君臣之義惟夫三代盛時恩明誼美當駿騑載塗特勞之以不遑啓處雖其時未有獻壽之禮而厚民俗勵民行意必有如豳之詩所稱爲春酒介眉壽稱觥古之人壽其君壽其家長多以十二月月正元日行之觀察賦政於外

天子知其賢且能而考陟有期並得以啓處來謐其事固合乎四牡皇皇者華之事其會飲復介乎十二月正齒位正月舉賢能之睹是國家仁孝之治仁壽之庥一門獨有以當之又況諸孫鵠起覲察受簡畀日隆而耄耋而期頤褒書存遞於公有預必者而能無質言以侑一觴耶

朱太守壽序

歲昭陽單閼孟陬月門人權判德安府事朱序之續曾領湖北糧艘北上將發服命服拜請曰續曾無似不能繼曾王父之業以科名進以副我父母望惟于役抵通

州討孟冬始竣事吾父以十二月二日躋六秩吾母則
明年十月望亦六秩伯兄倅昭通不獲侍膝下幸續曾
官事有閒將乞一月假自京至正定官署舞綵稱觴惟
賜文壽之遂人子一日之養日正定故雄郡郡守名在
御屏十閱月中脫選去例乞假亦不獲盍俟之秋閒而
何汲汲於是爲曰續曾之爲此豫則立也選者官之常
不少選者官之守爰即所聞於序之者諗諸衆曰朱氏
望沛國自居江寧代敦士行遡師晌先生以康熙己丑
榜二甲第一人有聲詞館枚長先生爲名諸生早歲不
祿無負郭之產公習舉子業不利乃習名法家言試吏

保定前衛府宮保方公奇其才凡通州武淸運河千餘里河身之疏濬隄工之培葺閘座之節宣悉以委畀若利漕轉若利田廬若燭照數計故其間令獻縣丞務關雖間有一蹶而當事巨公爭相援引以天津丞簡守正定三載於玆吏憚民服治聲隆隆　畿輔閘滹沱漳滏歲效順軌異時監司連帥度不出燕齊諸境序之雲帆旋轉誠諮諏乎公之所以籌防與所以利導凡輸運所由之地投牒寧親事會良便斯固不必過計爾矣古臣子之祝其君父不於生日而於歲終歲始故穫稻爲酒躋堂稱觥豳之俗舉在十月漢王公上壽之歌一

則曰萬壽三元始再則曰元旦萬壽初序之之役兹而
請假也其候正屆滁揚乃淇請予爲文則在元旦元始
之會當公七齡孤露蕭條奉母時豈知得有今日之境
惟是敦勵志行垂訓清白卹孤振貧之行夫人黽勉同
心屏笄珈之華安井臼之素克昌厥後理固然耳抑予
聞正定郡治有谿侯亭亭有南極老人碑隋志所云老
人一星在弧南見則化平主壽昌開元禮所云以千秋
節祠老人星及角亢七星者也夫爾雅角亢壽星釋者
謂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天官書狼北有大星曰南極老
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徧不言主壽壽星見封禪書

亦不言主何事今以角亢壽星為福壽之壽而又以當之以南極老人以南極老人神為祿侯所書但無足辨特其說沿自隋唐治安有象而守上者延長之福應之吾儒樂得而述焉觴絲之餘序之亦庠洋而舉亞之可乎

李太淑人壽序

歲昭陽大荒落如月予視學來蜀時臬使黔西李公奉命駐徼外既未暇以晤則為書相往來而太夫人於去年開九秩其帨辰亦以是月顧實未就蜀又軍事旁午公不令人知比知之則已維夏予觀壽冊之義見於詩

之頌嘗倍公非如近世爲壽之文不根於古而三數十年來

慈慶洽豫無疆惟脉貞壽之旌所在多有

太夫人服命服三品綵介大年子孫遂昔蹶延洪溥固之氣悶然然致之必非無本矣李於黔故門望而太公仕不達積階至中憲大夫終其身官不過七品鹺庫出入筦數十百萬金又不廢吞調太夫人復以是交勗則又以教公自公試爲吏擢守祁歷監司大江南北間人無不爲公誦亦無不誦太夫人賢遂太公疾養而太夫人且逾七十遄歸里門闋服而促公進補得

旨覲祭來蜀不一年而晉今職黔蜀壤相錯黔西距蜀尤近

安問還往殆無間比者金酉稽誅公叱馭載出蕭寺郵輓飛芻急遽爲諳道仰成一切世未覩聞之境駭機飛石之所冒層冰雪窖之所彌千萬子裘箙馳極日難古四牡所咏何以尚焉而太夫人諗示大義蓄順晉鄉晨羞夕膳胥伯仲子是賴驅馳遐邇忘公私曲盡其所處則非四牡詩人所及也昔張齊賢母入禁中帝以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蔡君謨知泉州有惠政仁宗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特賜冠帔龍之肘九十而康強如少婦以公之勛譽何遽不若兩人而太夫人好貧翔順游逢 大慶吾知二冊之榮有不得專美於前者且予

當使黔矣嘗戊子秋得解首蕭生鳳翔卷頗著神異時
王君甘杏以銅仁郡守爲監試官輙謂必公子榜發惘
然而公子實不與試今則書畫能傳公子之神矣
名父子者久西晉今在大將軍幕籍可覆驗故并及之
以見太夫人之教與其所爲福而他不具書所書者可
以饜同省諸公之聽而塞其請如此

曹太宜人壽序

今禮部員外郎前知四川直隸瀘州事同年曹君焜從
副將軍討金川自克爾圖軍營寓書來告曰吾曠吾母
養年餘月矣吾母以己未三月繼室於吾府君踰月而

府君人都爲選人遽歿於京邸吾與吾兄齒尚穉賴吾母養且教以有今日吾母去冬六十時吾已入幕府未得歸爲壽今嘉平月七日入秩屆開賊平幸又有以惟一言序之俾歸而侑爵焉嘗論古無序壽之文壽以生日始自唐六十有一歲者謂之開七十七十一八十一以上如之漢以元日上壽豳詩不言壽之辰而多在穫稻滌場以後則爲十一二月可知古昔盛時子無不上壽之親親無不獲養之子迨其季私養衰不遂而北山之大夫以憂我父母爲辭若祈父言有母之尸饔抑已甚焉此說者以刺宣王戰于畝而作也魯僖公從齊桓伐

楚國人美之而作閟宮其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又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淮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始之以經武功繼乃侈言夫昌大壽考之福合之令妻壽母而燕喜於是極焉夫魯僖非有奮伐衆人之舉其荒徐至海又非有實事節女史亦不及成風之懿行與其所爲壽而詩人頌之聖人錄之苟公之績更可紀成風之行有可書其詠美不知何若矣我　國家醲化翔洽民生敦龐而淳固女子至百歲予旌自三十歲以下失節至三十年亦予旌太宜人恭儉慈惠視前已出若已出苦節二十有三

年而君服官又八年而推

恩予封典又二年而君望史議又一年而君從副將軍自効積功改授京朝官他日飲至策勳不難復君曾大父少宰公之始以起居入座惟身處徼外斧冰而浙疊毳而廬家之人既忘其軍旅之苦而矜其車甲之盛而君以此馭之辰謀及舞綵是罔

聖天子教孝之隆無時不令獲養即戎事之整暇士氣之奮揚其大愷有預必若君歷治州縣州與縣之人舉將援魯詩人之義因君而頌太宜人而太宜人斷機封鮓與夫開秩之宜準於唐介壽之節合於豳祇世之恆

有事之適然而未足爲太宜人與君賢賢君之勞而獲養其親而論世者斯爲盛也敬陳義以復於君而爲壽如此

白華前稿卷第十六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考

離堆考

蜀之言離堆者三一在南部顏魯公所記斗入嘉陵江上崢嶸而下洄洑不與衆山聯屬者也（四川志訛於南部載之又誤載於蒼溪廣輿記削南部而存蒼溪尤誤）一在灌縣西南江中一即嘉定烏尤山山當岷江水青衣水沫水之衝岷江水自青神縣流入青衣水出蘆山縣徼外經雅安洪雅夾江在嘉定府西北十五里與沫水合沫水亦謂之雅河銅河平羌

江大渡河其源一自越巂一自打箭鑪徼外史記秦李冰鑿離碓以避沫水之害註碓古堆字漢書作離㠑華陽國志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今嘉定府治溷厓漂疾破害舟船冰發卒鑿平溷厓通正水道水經注蒙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歷代為患冰發卒鑿溷厓通水路開處即冰所開也四川通志沫水今名雅水自雅州入洪雅合龍溪花溪洞溪瀘溪入夾江境自隱蒙而西而東灘洞石厓甚多暴漲則巨浪排空水涸則故道莫辨舟覆者十四五今沫水如此在冰時更可知也楊慎曰蜀舊志以冰離堆在灌觀元和郡縣志

沬鑿離堆在雅州沬水出西南徼外下雅州過嘉定三江口安得逆上數百里而害灌然慎知離堆之不在灌而不知其沿誤所始且更誤以爲在雅州後人知爲九之爲離堆而無所證據王安石詩一江秋雪下離堆蘇軾詩遠泝江水窮離堆是宋人已以離堆在灌至宋史言李冰於離堆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元史言李冰鑿離堆分江以灌川蜀民用富饒二史以冰鑿堆利船堋江利田爲一事其誤遂甚予按華陽國志南安縣治青衣江會有灘一曰雷垣一曰鹽溉李冰所平也水經注南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御覽引益州記青衣

神號爲雷塠廟即班志之離塠寰宇記南安江會有名灘二曰雷垣曰鹽溉集韻塠亦作堆塠誤垣猶之鹽誤監至壘雷離坻堆又以音近而誤其云在南安江會爲李冰所平則無有異也冰於灘穿三江於沫水鑿離堆於僰道積薪燒蜀王兵闌故厓皆興利除害之大者若御覽言漢源縣有李冰離堆漢源隋縣今爲清溪秦時未嘗通何以發卒鑿厓爲此無益之事至雅州亦無陡立水中數十丈之山惟烏尤東會江東南當沫水盡處然後知此即冰離堆故揚雄蜀都賦以離堆列於南戒而班馬所言避沫水之害者實且覈也酈氏於江會言

壘坻於沬水言涸厓正字通以涸厓即離堆然雅州至嘉定江厓多有涸者涸厓在上離堆在下離一事而不可合爲一處又四川志長寧城北溪中有石似離堆之象因名曰小離堆是又假離堆爲名而不列於三離堆之數者也

七星橋考

成都縣西南共七橋橋皆跨江秦李冰所造江曰流江亦曰縣笮橋水李膺笮橋贊複引一索飛洒杙閣其名曰笮人懸半空渡彼絕壑此皆泛言繩橋非七橋中所謂笮橋也冰作七橋應七星其最著者曰萬里橋劉賁

褘使吳武侯送至此謂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發因曰萬里橋梁貞明六年蜀王衍作原廟於萬里橋以奉其父是也曰市橋吳漢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遣延岑僞於市橋挑戰而奇兵潛襲漢後是也寰宇記市橋在益州西四里漢舊州市在橋南因以名按今華陽治南二十五里雙流縣境有金花橋即古市橋而楊慎全蜀志以成都府城中金花橋爲古市橋誤曰笮橋晉永和四年桓溫討李勢軍於成都十里陌敗其衆於笮橋遂入少城是也華陽國志江自郫縣至成都其直西門者曰沖治橋自沖治橋西北折曰長昇橋直南曰江橋圖經江橋劉宋孝武以名安樂橋今日南虹橋又南曰萬里橋西曰夷里橋西下曰笮橋西南曰市

橋而水經注則以沖治爲沖里夷里爲夷橋李膺益州記曰七橋者一長星今名萬里二員星今名安樂三璣星今名建昌四夷星今名笮五尾星今名禪尼六沖星今名永平七曲星今名昇仙顧祖禹曰笮橋本名夷里以竹索爲之因名笮橋水經注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是也又曰昇仙橋在府北七里李冰所建即司馬相如題柱及後唐同光三年蜀王衍迎降處又曰唐橋七橋之一唐韋昭度討陳敬瑄與王建合軍屯唐橋建營東閶門外今圮或以即城東五里之觀音橋夫昇仙江水所不經唐橋雖東近南而光武之詔吳漢

曰安軍宜在七星間漢從廣都乘勝而前正當成都之南連營在西南郊與東北無與常氏志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下曰笮橋酈氏註西上曰夷橋下曰笮橋二者未嘗合而爲一今城南稍東十五里有歲橋疑由笮之轉音而譌至李膺因七星之說爲星名以實之又以七橋外郫江之永平橋爲沖星橋其亦與於支離穿鑿之甚矣吾故以常氏之志爲斷

諸葛武侯南征故道考

榮經南孟橋傳是孟獲就擒處清溪東南有武侯城武侯戰場寧遠廢瀘州亦名沙城驛亦云武侯擒獲處而

明副使宮好禮謂大渡河即古瀘水武侯五月渡此
皆非也漢文帝廢淮南王徙之嚴道邛郵邛峽之有郵
舊矣武帝使司馬相如開越巂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
柯華陽國志建興三年春武侯自安上縣由水路入越
巂五月渡瀘水征益州續漢書郡國志越巂郡安上縣
而常氏言縣去郡八百里在潛溪馬湖二縣之間其地
當在今黃螂馬邊及涼山夷界當元狩元年張騫因蜀
犍為發閒使通滇國建武十九年益州夷叛遣將軍劉
尚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討之尚渡瀘水入益
州大破棟蠶等羌而唐蒙先於僰道開閣鑿石其道廣

四五尺武侯順流而下由夾道而至安上入越巂非自安上而入水也今成都至建昌即寧遠府度清溪之大相公嶺、邛崍九折阪即此絕大渡河非半月不達而明洪武七年景川侯曹震來蜀開道以嘉眉至建昌古有驛道平易可行較舊路近二三百里遂爲隔治嘉靖中、富好禮令寧遠指揮丁鰲自相公嶺緣玀猓之境而東達嘉眉爲戍堡五曰小菩薩曰黑麻溝曰一碗水曰板房曰金石爲公館四曰舒坱曰老木坪曰玀猓曰射箭坪通路三百餘里射箭坪則編戍眉民五十人玀猓則土民五十人每堡及舒坱木坪各徙越巂衞軍守之隆慶中越巂指揮程

昰議開鎮西千戶所、所在越巂廳北百五十里至玀猓舊路直抵峩眉、所謂新闢者是也孟獲之叛在益州距越巂尚遠而會理州西百五十里有瀘水自建昌南流而入金沙江四五月間瘴氣尤甚又水急多巉石土人以牛皮船爲涉、杜佑謂武侯所渡在此然則武侯之至越巂循唐蒙故道而其入益州則循劉尚故道也范成大言瀘州近城有渡瀘亭或以敘州正對馬湖江馬湖夷武侯嘗自彼而渡然成大不知渡瀘尚在漢越巂郡治以外世之人又不知涼山夷境之昔爲漢縣其取道也便而誤以武侯由今雅州而南、即峩眉東路之廢亦廢於明季搶

攘之秋修而復之不難也故並著之

嘉定爾雅臺考

蘇子由初發嘉州詩移舟近山陰峭壁上無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箋註山謂烏尤郭生謂璞註謂註爾雅統志引以證嘉定爾雅臺若可據矣王象之輿地碑目曰璞移水記謂世主播遷戎羯亂華於是優游放意於嘉州城東百餘步烏尤山鑿書嚴有嘉州二字則非璞手筆蓋嘉州名始後周周以前止曰漢嘉曰龍游或後人追書未可知耳按庾仲雍荆州記璞嘗作臨沮縣故游仙詩嘆青谿之美而任昉纂地記以夷陵有璞爾

雅臺璞入蜀不見於史江賦涉漢嘉者正我眉泉陽一
語而不及離堆離堆一名烏牛又名烏龍黄魯直始謂
之烏尤見輿地紀勝是烏尤之名更在嘉州之後璞雖
前知其難以知山名之頓改矣然則何以名爾雅也曰
陸德明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三卷注伯序謂
一作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夫犍爲
郡置自武帝其時文學有掾有舍人又司馬相如凡將
揚雄訓纂小學方大顯舍人起而承之璞以爾雅名後
人知夾陵之有璞爾雅臺而遂以漢嘉之臺亦係璞也
今京口江中石簿傳是璞墓好事者以璞著葬經謂之

以墓前無地拜兒孫之句而璞母兄實葬暨陽何須江之託其蹟者之多也若璞遺骨爲魚所吞其頭盡黑故臺下有黑頭魚則曹能始固以謂里人怪說矣

三峽考

山陗而夾水曰陜今作峽亦作陜硤秦隴黔粵皆有之在蜀江者險爲甚范成大曰發泥硲郵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恭州今重慶府合水黔水在其下坡公入峽詩有合水黔波之語至涪州和詩發端云舟行瞿唐口則以瞿唐爲峽門按三峽始見左思賦注云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

江西陵峽歸峽巫峽是也陸游曰巫峽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永安今奉節縣瞿唐在焉爲三峽之始自此至巫山皆巫峽至歸州皆歸峽至宜昌府皆西陵峽峽山七百里略無斷處與酈注里數正合明統志旣云西陵峽長三十里在夷陵州西北二十五里而又以瞿唐爲西陵不知西陵者西塞也以山阜曰陵以邊圉曰塞陵與塞當指夷陵言之若瞿唐非陵塞起處亦非盡處古音夔與歸同歸鄉卽夔鄉少陵之言夔子峽乃今巫峽非今歸峽也入蜀記先巫次西陵次歸與文選注先西陵次歸次巫形勢舛倒讀者

目眩而庾仲雍以明月廣川東突爲三峽樂史以巫明月黃牛爲三峽歐陽忞以明月巫山廣澤爲三峽又有以明月廣谿仙山爲三峽者以廣谿巫西陵爲三峽者以瞿唐灩澦巫山爲三峽者以萬流驛至巴東縣之門扇東奔破石三灘爲三峽者有以東湖之西陵明月黃牛爲三峽者皆不可据七百里無處無峽特巫峽最著故郭璞賦及之巫峽而上則爲巴峽東坡斷自巴峽穎濱斷自巫峽各有所當非一端而已予觀峽之長莫如巫險莫如歸東至西陵而止上峽者自西陵而歸而巫下峽者自巫而歸而西陵序論之爲峽行者告

西塞考

西南曰徼東北曰塞漢書注拘廬之說也徼有遮遮之義漢制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而國之阨險皆曰塞月令備邊境完要塞呂覽淮南子以大汾澠阨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為九塞塞不必盡屬之東北也楚自文王遷郢夷陵在國西境故曰西陵亦曰西塞陵以高言塞以險言酈道元曰荆門虎牙楚之西塞西塞故有馹太白有流夜郎至西塞馹詩楚險在江江險在峽夷陵為泝峽之始其稱為西塞無疑者而大冶東九十里道士洑其上道士磯亦名西塞山孟東野泊宣城

詩西塞沿江鳥南陵問別樓㴋峴令摩訶奴入水爲蛟所吞皆其地也劉氏漫錄以西塞山在武昌張志和隱此作漁父辭統志湖廣志援而證之不知志和與顏魯公游魯公未嘗官武昌而漁父辭第五首釣魚灣畔箬谿西尤爲顯證倪氏經鋤志以下菰菁山之間一帶遠山皆繫西塞其言亦涉摸稜今湖州府城西十八里凡屬湖上連峯娟秀土人謂之西塞山明初嚴尚書震直自號西塞翁其爲張志和之西塞山亦無疑也若大冶之西塞不可云塞不可云西更不可云志和釣隱之地夷陵州志亦引漁父辭以證西塞而志和實不至其地

即魯公嘗貶陝州別駕要求及到官山川之名彼此沿
襲賢達之跡彼此附會故歷考其同以爲言西塞者斷

荆門蒙泉即惠泉考

今荆門州西象山故蒙山也有泉四北曰順南半里曰
蒙其源大如甕口至冬則溢又南曰龍又稍南曰惠源
甚微蔽蒙甚爽順泉距城遠龍泉遂於乾隆甲戌故游
者止言蒙泉惠泉碑題甚夥按李德裕有惠泉詩爲立
方據沈傳師蒙泉聯句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謂本名蒙
泉而李乃直曰惠泉又二蘇有惠泉詩復有次韻答荆
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詩作於嘉祐四年無一語及

濛泉者自脩直學集作濛泉字紹興壬子鄱陽張垓復
大書立碑并噴玉亭於其上長林令汪振記云濛泉極
湖陰之勝自李德裕以下前題後詠實在屋壁則濛泉
固郎惠泉明統志峽山麓有泉二北曰濛常寒南曰惠
常溫宋知州彭乘為三沼匯其流至竹坡河入漢晉學
位名勝志從之查氏蘇詩補注引舊志以正其混而為
一之非然豫山惟順濛二泉為大順固不顯濛後改惠
至脩直始書舊名垓字伯信父曰與國壬子八月垓以
憲官按部時秋旱坊農禱於濛泉見泉即齋涯記甚詳
特記謂張與郡守陸九淵夜坐亭上陸乾道八年進士

不應於紹興二年知軍。今張碑右有陸題名，謂陸所立，
字跡與張所題如一手。府志秩官表係陸于崇寧初，謬
不待言。而係汪於紹興三年，豈記亦僞託耶。坡詩初開
不容椀，漸去已如帛。以狀今之蒙泉，殊肖。不知何人以
蒙泉之後名惠泉者，移爲今惠泉。蒙溫惠寒，予所見若
是。問之居人，而無不若是。乃改題今惠泉曰新惠泉，而
考其始以待表諸石。

黃葛樹考

癸巳冬，予於敘州見所謂黃葛樹者，幹枝複互，怪詭百
狀。賦詩有我疑是南海榕，禿鬝不蔽方畝宮之句，嗣見

亡友趙光祿文哲黃葛樹歌蓋從軍滇緬時作其狀怪詭略同其為植畝巨因念葛特葛之轉音而自敘州而下樹漸多漸大蔭漸廣水經注有黃葛峽宋熊本敗瀘川柯陰夷於黃葛下蘇子由自江陽見之以謂嘉樹獨怪子瞻致能務觀諸公無一語及之而楊用修有安濟廟榕樹詩明史合江縣南有榕山山多榕樹俗名榕子山三體詩註云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則以舉示閩與粵之人皆曰榕有大葉小葉二種此蓋大者乃考之以通兩家之郵而予向使桂海時憾未見一榕且以嘆過物能名者之為難也

白華前稿卷第十七

南滙　吳省欽　沖之

辨

清江爲禹貢荆之一沱辨

楚有兩夷水其一以桓溫父諱彝改曰蠻水亦謂之蠻河源出房縣至宜城西南六十里入漢即莫敖亂次以濟者也其一今曰清江水經注夷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因名清江齊氏召南曰清江源出四川石龍關東之山東南曲流百餘里合大跳敦河經官渡壩南又東至忠孝司今利川縣境北有水來會至火鋪塘伏焉南燃洞北衝

重山復流出折而東又數十里至恩施縣北境有龍馬河合東北水出壩河西南來會又有乾平溪自西南經沙子門嶺東北流來會又南經三龍壩西西受一小水又東南經縣城東北東受一小水又東南有冷水河自西南經出水洞來會折東北流數十里經三岔口塘南又東北數十里有一河西南自施南司之南山東北流經司北又東北八十里來會清江又東有龍溪河自西北來合建始縣之小河諸水來會水勢大盛東北經桃符塘金雞口紅沙堡（俱恩施境）黃家溝天池口（俱建始境）又東南經長陽縣城南又東稍北受北來傳新溪塘水折而南

經灣市西有十八地溪西自楊柳池來會又東南至宜都縣城西北會西南來之漁洋河東入大江凡行六百餘里受數縣諸小水無數又曰龍溪河所會建始縣之小河源出縣北境纔頭南岸大山東南流經水坪東南曰蒲潭溪折西南流有桐木溪自西來會又南有木瓜河合二水自西北來會南經縣東南有西溪自城西南來會曰小河又南折西流又南與龍溪河會龍溪河源出十三關大山者南流折而東南八十里其南源東北流來會又東流七十里會小河又東折而南經斐耳洞東又南經南里渡西又東南與清江會胡氏渭曰水經

夷水出巴郡魚服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注云夷水即南山清江昔廪君浮此水據扞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服扞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自沙渠入很山縣水流浅俠裁得通船又東逕很山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夷道縣北又東逕宜都縣北東入江消按夷水首出魚服訖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州之沱也古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此路史記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

舫船載卒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此言舟師由夷水入楚也何以知之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拒之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徐廣曰巴郡魚服有扞水扞關章懷注曰扞關故基在今峽州巴山縣寰宇記云廢巴山縣在長陽縣西七十里卽古扞關也水經注江水自江關在今奉節縣南瞿唐峽口東逕弱關扞關弱關在建平秭歸界蓋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佷山逕扞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距扞關則不經巫峽明矣夷水受江處不知何時就堙後漢建

武中岑彭率舟師長驅入江關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泝江而上其時夷水已不勝戰艦自後荊渠有事舟師未有不由峽江者然酈云栽得過船後魏時水道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云夷水出清江縣西都亭山寰宇記云夷水自施州開蠻界流入長陽縣明一統志云夷水源出舊施州開蠻界經建始巴東長陽至宜都入江蓋不復知此水出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為西南施州衛之山源矣然漢志已疏畧不言首受江水經注原委詳明而又有僞之言為證禹導江自梁入荊必得此水也省欽嘗讀而避之茲過建始境抵

恩施知清江伏流處尚多重山連亘非如峽江之可鑿且巴東之峽禹既鑿以導江何復於人力萬難施之處與數百里重山爭此尺寸之水且漢志南郡夷道縣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是夷水自巫出非自巫而受江索隱曰扞關楚西塞以漢時巴東之當在今巫山巴東江岸故法孝直言臨江據水水經注亦言江水自江關逕弱關扞關扞關所以扞敵非止一處故方氏以智謂趙扞關在陸楚扞關在水況酈氏言扞關廪君浮夷水所置是廪君之扞關非即楚肅之扞關儀又言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是扞關在巫郡

上游尤爲明證要知是水在夷道入江故曰夷水其發源處曰夷谿以其有扞關故亦曰扞水其經流謂之鹽水、後周鹽水縣故城在今施南府東十里亦謂之清江亦謂之很山北溪很山漢縣屬武陵故城在今長陽縣西明廖永忠伐明玉珍別將由長陽巴東境所云百里荒者潛出虁門之上流此固匪張儀之智而反行之儀以謂舟師下扞關非謂舟師可由夷水也蘇代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吳漢岑彭以前舟師無不出峽江者胡氏括地最精而以夷水爲荊州之一沱不可不辨若欲求合漢志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之交則以奉節縣灩澦南

岸白鹽山所出者爲是水之源也可、

瀘州辨尹大師故里

伯奇之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以爲伯封哀其兄作黍離者韓嬰也以爲被放而歌首髮見白者王充也以爲見虐於父作小弁者趙岐也以爲尹吉甫信後妻殺孝子其弟伯封求而不得者曹植也以爲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以美樂揚聲怨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歌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者揚雄酈道元也以爲兒行中野獨無母憐者韓愈也以爲清朝履霜編荷而衣采楟花而食者郭茂倩也以爲勇

於從而順令者張載也瀘之穆清祠祠尹吉甫而以伯奇配創於宋慶元時陳帥損之州人太府少卿許沆記之王象之輿地碑目采之明成化時知州那幹我 朝康熙丁亥權知州朱載震乾隆丙子知州夏詔新先後重建而碑之曰周尹太師故里皆以揚雄蜀人其序琴清英云云必有據也方周宣時方叔召虎申伯仲山甫張仲尹侯蹶父皇父程伯休父諸人具見於雅尹吉甫以雅材而伐玁狁城朔方與仲山甫之諫古齊公子戲諫料民太原尤多表見六月之詩人既以謂憲萬邦矣而其詩言彝則言柔嘉言穆如如其嘔謳而至殺子將

何以憲邦而御諸友且伯奇既放流至此而此故其理居則焉用況之而伯封又焉用求之雄之書惟太元法言存耳訓纂久不傳方言或疑後人依託何獨於琴清英而信之法言言正考甫常睎尹吉甫未嘗於吉甫有取詞若苕之不可衣藻之不可帶榜花之不可食雖至愚亦能辨焉乃伯奇操此吉甫又因伯奇之故而操此是父子先後自歸雅愉操綴已矣而尚何怨哉三代卿大夫仕不出其國王朝者不出其畿尹為周室婚姻之舊故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猶申伯之後為申侯蹶父之後為蹶趣馬太師皇父之後

爲是交卿士舉不能濟美於周豈聽讒殺子之事吉甫有以導之而伯封者又如伯适之於伯達雖弟而仍以伯名蓋亦害禮傷教之甚而不可信矣然則祠之非歟曰祠可也祠吉甫而以伯奇祔或祔及伯封無不可也伯奇放此容有之而不必死吉甫必里鎬不里蜀若其爲太師傳記無之而四川志州志又言州東六十里有尹夫人馮氏墓誠不意周宣時已有氏馮者也觀榮縣榮夷公墓荒誕不滋甚耶

漢光武江陽兒祠辨

漢光武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言縣有貴兒氣王

莽求之縣人撩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於縣謂其氏不冠帶及罰布數世見於常氏鄒氏之書而樂史謂祠在方山者也光武九歲而喪南頓君二十八而起兵觀其勅吳漢攻營數語洞如指掌疑蜀若視遊者然即位後雖嘗下詔自征公孫述而僅次長安少時勁稼穡弱冠後之長安受尚書性又素謹厚其過江陽猶外婦生子計惟十七八九可任稼穡時事江陽非遊宦地又求必有如陰麗華者之聞於時閭閻販捗壯夫不爲蕩子不爲其誣一光武起兵以壬午十月明年九月莽誅光武尚臣更始莽即患光武何不祇購光武而購區區數千

里外之弱子殺之其誣二狹邪私塾行跡已祕既貴後人每諱之光武果有是兒人何由知莽何由購之殺之事蓋無如何矣何自爲之祠以揚其惡其誣三續漢郡國志江陽注引華陽國志曰江徙會有方蘭祀蓋方山蘭祠之誤蘭與闌通必祠外有官闌者光武即位三年立親廟於雒陽祀南頓君以上而祀儀未設十九年始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立鉅鹿都尉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皇曾祖廟節侯皇高祖考廟所在郡縣得祠蘭祠而爲是兒立也其立之於考廟之先耶則理太舛謂立之於考廟既立之後則泉鳩之痛久可已矣其誣四司

馬彪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
若秦以來迄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
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是光武時有是兒江陽人
即爲兒立祠光武猶將毀之何自爲祠也其謬五池增
言沛公有天子氣蘇伯阿言春陵有佳氣其後卒皆驗
兒果在祿祿被戕其氣恐亦蕭瑟矣其謬六自莽居攝
後劉崇翟義劉快皆起義兵而臨淮瑯琊荆州綠林平
林所在兵起江陽人縱不能如犍爲士大夫之拒公孫
述爲光武所嘉何遂承奉莽旨取卯金氏之子而殺之
惟恐不果其謬七光武豁達大度其嘉犍爲士大夫義

卓茂祇以激厲名誼而反側子且令自安江陽人即殺兒不過一人或一家之咎乃背縣之人而服其生號其服雖秦隋之興不為此其誣八夫以若此之誣而志地者無不信之或由令順屢爲漢安漢縣建安十八年劉璋以犍爲枝江都尉改立漢安縣其地即前漢之江陽而莽嘗封安漢公後人疑莽食邑於此欲湛莽之惡而不覺其誣光武也是又未敢信也

雙流縣商瞿墓辨

華陽國志杜宇移治郫或治瞿上杜宇在蠶叢氏後蠶叢治瞿上稱王爲周襄王時事方輿紀要瞿上城在雙

流縣東十八里相傳齊縣叢氏所都亦曰商瞿里以孔子
弟子商瞿所居也今爲瞿上鄉省欲過雙流嘗拜瞿祠
下考家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傳商瞿魯人漢書儒林傳
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以瞿所授學
及唐追封瞿蒙伯宋追封須昌侯之義求之則瞿爲魯
人可知即七十二子中亦未有自蜀來者孔子亦未嘗
至蜀何由見瞿毋復見瞿生五子爲世所稱道如此也
漢書古今人表商瞿在第三等而儒林傳注商瞿姓也
蓋以爲複姓周公禮殿圖有商瞿上費著謂家語作商
瞿夫孔子弟子家語七十六人史記七十七人多與禮

殷圖互異且弟子中顏氏八人冉氏五人秦氏四人公西氏漆彫氏各三人商氏自瞿而外有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澤澤與瞿雖未必生同祖居同郡乃不可謂之複姓不可謂之蜀人猶世所傳僞商瞿易傳不可謂之瞿作一也襄王二十九年秦穆公爲西方諸侯伯聲教未與蜀通而瞿上之名只見於傳記後之人又因禮殿圖有商瞿上之名耳食而附會之雖瞿之愛易大有功於聖人而祠則可誣爲蜀產則不可至四川舊志不載瞿墓新志謂墓在雙流南八里應天山下是瞿之丈夫子葢自魯返葬也其可信哉

白起燒夷陵辨

史記六國表楚頃襄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二十一年秦拔郢燒夷陵王亡走陳秦昭王二十九年白起拔郢更東至竟陵秦紀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白起傳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正義曰夷陵今峽州郭下縣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正義

日括地志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荆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自後通鑑綱目皆以白起燒夷陵繫之周赧王三十九年而困學紀聞言取蜀則楚在掌中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夷陵州志言白起望城中燈火止不復攻故州俗七月皆燒燈新城王文簡采之入詩歸太僕言夷陵多火災禍自白起乃息以予論之輟耕錄七修類稿所載白起輪迴報應事儒者固不取然起不應立祠賜劒初秦人雖哀而祠之唐宋太公廟亦以起配之安得於千百年後祀乃在陝至漢志南郡夷陵夷道二縣相距甚邇夷道由夷水得名夷陵由夷山得名夷節巫黔

諸夷鄉道元以漢武伐西南夷由此取道故曰夷道殆出臆說若夷陵爲楚西塞史曰西陵秦所拔之西陵則楚東境起拔郢而東下竟陵其間何叉西上四百里焚此彈丸之郭非直形勢不便即史記亦無是義也曰然則何以曰燒夷陵也曰郢爲楚都楚先王陵墓在焉起拔其都燒其墓夷其陵遂由郢東下國策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文義最析史記世家表小有同異司馬貞張守節見史有夷陵字誤以爲即南郡之夷陵縣而掇以釋之不知當日之巫與黔中尚爲楚守後一年而張若伐取之不得云取蜀而楚在掌

中也且於起初無與也起因燒先王墓夷陵而曷嘗攻南郡之夷陵而燒之也哉或曰燒先王墓夷陵謂於夷陵燒先王墓耳然楚武以前墓在丹陽今歸州是楚武以後墓在郢今江陵是夷陵無楚墓故吾釋楚世家之文而正其誤

甘后墓辨

夔州府治後有蓮華亭亭北少西六七步封土尺餘傳是漢甘后墓墓有元至正十一年教授陳嗣源甘梅夫人碑重立於乾隆十三年嗣源言曹操追先主及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走趙雲得後主於夫人抱中夫人

絕雲排牆拖之先主定益州命葬於此後主追謚爲昭烈皇后當先主爲州牧時則曰甘梅夫人奉節縣志畧同謂建安十四年事四川新舊志亦言夫人墓在夔治鎭峽堂後按糜竺進妹爲夫人在建安元年呂布襲下邳虜先主妻子之後孫權進妹同好在十四年十二月權表先主領荊州牧之前納劉瑁故妻吳氏爲夫人在十九年夏領益州牧之後甘夫人係沛人先主住小沛時納爲妾其生後主爲建安十一年先主依劉表時事長坂之難賴雲保護得免卒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後主立丞相亮請謚爲昭烈皇后與帝合葬記

言合葬非古季武子言周公以來蓋祔祔與合言禮者不詳漢皇后多別起陵塋呂后陵在長陵西百餘步薄太后別葬南陵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言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祔葬亮引死則同穴之文以請是同陵而非止同塋矣後主爲甘夫人出安有以吳太后合葬而獨遺其所生之母於永安之理且夫人固已免難其事又十三年而非十四年其歿而葬南郡也有亮爲撫守關公又屯江陵設武擠即位之日夫人尚存其不立吳后可知矣吳蜀既和所請必無不行返葬之命先主出之後主成之曾變之州而有是哉雖然倡家之

下賜死之瓯後之人誰與弔焉而羣附會者乃在螺磯之靈鎮峽之墓亦春秋之志云耳至甘梅乃甘縻之譌自目不知書者爲之而無足辨也

鬱姑臺辨

宜賓治北二里師巫山有鬱姑臺明一統志宋楊仙過仙子鬱姑於此予於癸巳冬賦鵝眼覓裝之句則據康熙初郡守山陰何源濬眞武廟碑記鬱姑蕭妓是也乃府志仙釋云鬱姑遇楊仙於師巫山修煉飛昇似姑之上昇爲楊仙所導而非楊仙之遇姑而得仙予惟贛州鬱孤山一名賀蘭山得蘭爲代北姓廣韻注孤字複姓

凡五而不及鬱孤魏官氏志亦無之鬱姑更不可考惟方輿勝覽謂嘉定府有明月湖郭璞讖曰鬱姑鬱姑將州對落都但看千載後變成明月湖後隋鬱姑將軍開此宋嘉定爲隋龍游地元和郡縣圖志以開皇初伐陳理舟艦於此有龍見江水故名夫伐陳事在開皇三年將軍飭工董役爲湖以習戰艦引軍至此登眺固所宜有後人見以姑爲姑名山者越大夫姑浮而不知鬱姑之當爲虜姓又因楊仙所居遂以仙子之名附之又不幸而見疑爲妓從鬱姑之即鬱孤或鬱孤之即賀蘭未敢信爲必然然亦思過半矣書之以正予向者之失爾

三青衣水辨

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漢青衣縣爲今雅安蘆山縣地志謂名山青衣地誤漢武帝罷沈黎郡置兩都尉一治旄牛主徼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是水由今蘆山歷雅安西境北入洪雅界又東南入夾江又東至樂山縣西合於陽江卽大渡河下流也青神者蠶叢氏衣青衣教民農桑殁而爲神西魏於今青神置青衣縣太平御覽引益州記青衣神號爲雷塠廟雷塠卽離堆今在樂山縣以民之神蠶叢氏而言則曰青衣神以羌之國與其王附屬於青衣所治之境而言則曰青衣羌青衣王漢安帝延光

元年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郡名曰漢嘉以此凡所以名青衣者非有異也而明統志南溪縣南二十里有赎溪源出下界石牌頭下與九盤溪合是爲青衣江四川新舊志南溪東十五里有青衣江古青衣國與敘州相鄰其人至蜀見漢衣冠遂求內附江因以名方輿紀要獨以青衣名江者凡三一在漢嘉漢書公孫述據蜀青衣人不賓是也一在青神以蠶叢氏而人神之也一在南溪與青衣國鄰其人慕義來此因以名之又北入於大江亦謂之龍騰溪夫南溪有龍騰山在縣東里許瀕大江並無龍騰溪之名其距

廬山可千里彼濛沫諸水於樂山三江口入岷江直下南溪即不可仍濛沫諸水之舊名則是水之不可仍名青衣水也審矣而謂有三青衣可乎又蘇軾詩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註謂在青神中巖下一名平羌水中巖距三江口且六七十里非青衣水所經四川新志宜賓南五里青衣江有兩石夾江對立二說者當並芟之

涪州貢荔支辨

予瞻荔支歎天寶歲貢取之涪自注涪州荔支自子午谷入進蔡君謨譜亦云貴妃嗜涪產歲命驛致方輿紀

勝蜀中荔支瀘敘爲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涪則以妃子名其實不如瀘敘妃子園在州西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進七日夜至京此涪州貢荔支之說也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支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舊唐書貴妃生日帝張樂長生殿進新曲會南海進荔支因名荔支香樂史豔之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事十五載六月貴妃從上至馬嵬縊於佛堂前梨樹下幾絕而南方進荔支至上使高力士祭之蓋自漢武破南越建扶荔宮自交阯移植荔支數百株無一生者後數歲偶一本稍活終無花實其後乃有歲貢郵傳者疲

於道路。和帝時臨武長唐羌言狀，罷之。唐廣州貢荔支，戎州貢荔支。杜少陵夔州解悶詩十二章，後四章咸荔支而作。其日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支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言炎方仍獻荔支，而帝與貴妃今久寂寞也。乃箋者謂此為蜀貢荔支而作，又謂天寶時南海、涪州並進，近海寧查氏蔣詩補注亦謂南海與蜀中嘗並進。不知南海之貢，祇襲舊典，帝必欲生致之，置騎急送，蜀中如果並進，亦當近取之佳者，而不遠及於涪。且戎州固有煎貢，不責其京師至。貴妃乃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璬長女，受

壽王妃既入宮禁帝欲愚天下之耳目詭爲元瓌兄元琰少女元琰卒於蜀李肇信以爲貴妃生於蜀而其實涪之荔支妃固無由嗜之也少陵詩又曰憶昔南海使奔騰進荔支不特不言涪産并不言蜀産矣

安陸稱郢中辨

安陸府於後周爲郢州有白雪樓陽春臺諸勝沈存中以郢中不善歌故和下里巴人辭者至數千人而白雪陽春曲和者彌寡夫郢故楚都今爲江陵縣郢中猶言國中都中齊相對滑王曰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蓋指郢都而言史記楚文王始都郢孔穎

達曰世本及譜皆云武王都郢又左傳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猶不城郢則楚之都郢並不始於文王特郢未有城爾文十四年公子燮子儀因城郢作亂事未得訖襄十四年以子囊遺言始城郢昭二十三年以畏吳增修自固杜預所云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紀南城亦曰紀郢昭王避吳遷都曰鄀郢鄀郢皆在宜城頃襄王東保陳城今陳州府治曰郢陳至考烈遷壽春今壽州仍謂之郢明統志以安陸爲鄢郢湖廣志以爲郢中復以爲郊郢郊郢見桓十一年傳鬭廉謂屈瑕次於郊郢以禦四邑者也四邑者隨今隨州絞今在鄖陽府州在

監利蓼在固始郊郢居中扼要故次師以離其黨與而因之伐鄖今德安府安陸縣安陸府之爲郊郢而非郢中明甚郢古音程書序曰維王季宅程史記正義引作宅郢郢故城在咸陽東二十里孟子文王卒於畢郢詩正義文王在程作程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蚡冒爲楚武王兄時漢東諸國漸被蠶食所居曰郢或仿周郢名之然距安陸三百里且非其後王所都沈氏辨郢中之不善歌而不辨郢州之非郢中宜其爲人所譏